

阿依们的夏天

大凉山孩子被脱贫攻坚改变的暑期生活



▲在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新村定居点，洛古阿呷（左）、里来杨林（右）和里来杨林的堂妹里来阿牛在一起（8月10日摄）。本报记者李洪磊摄

本报记者李洪磊、叶含勇、谢佼

旧时光里，大凉山“阿依”们（彝语，“孩子”之意）的夏天，曾经注定要留下跟先辈一样的单色痕迹：五六岁的孩子背着一两岁的弟弟妹妹，跟着父母挖洋芋（土豆）、割荞麦、晒花椒、放牛、放羊……

对他们来说，夏天不过是四季轮回中的一季。不像金沙江的湍急壮阔，也不像阿布泽鲁峰的雄伟挺拔，“阿依”们的夏天，重复，寂静，没有一丝涟漪。

为数不多的乐趣，可能就是跟着哥哥姐姐下河戏水，还有“火把节”时能吃一小块肉。

日出日落，风来雨去，云卷云舒。守着山上的树，守着山上的草，“阿依”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走过了千百个夏天。

伟大时代惦念着他们，脱贫攻坚再塑着凉山。

属“三区三州”之一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，在决战深度贫困中发生了历史性巨变。如同一滴水能够映出暖阳的七彩，大凉山孩子们的暑期生活，也变得绚烂多彩起来。

贫困户的女娃要写小说

这个夏天，刚刚参加完高考的阿作，第一次没有在深山里守着牛羊过暑假。

5月下旬，贫困的阿作一家从凉山州昭觉县宜牧地乡，搬到了县城城郊安置点南坪社区。

南坪社区是昭觉县一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，目前已安置来自周边深度贫困地区的28个乡镇，近5000名彝族群众。类似的安置点，在昭觉县共有5个。

在阿作家三室两厅、100多平方米的新居里，配套的沙发、衣柜、床等家具，一应俱全。新房子南北通透，光线充足，楼下就是一小块健身场地。

在新居的闺房里，19岁的阿作终于能够放下农活了。小说《活着》成了她暑期的“主角”，还催生了她要写小说的念头。

“听奶奶说，我们家族历史上曾经辉煌过。后来家道中落，穷得叮当响。”这天晚饭过后，阿作在社区广场上跟记者聊起了她的小说，“奶奶说，你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也是个文化人。现在日子好过了，你要把家里的故事记下来。所以，我想写写一个彝族家庭的变迁史。”

广场上，几十名搬迁下来的“新居民”，正身着彝族传统服饰，和着轻快的音乐，跳着“达体舞”。调皮的孩子穿梭在舞者之中，时不时也牵手跟着跳一下。他们的“教练”，是一名来自昭觉县库依乡的贫困户阿由尼古曰。

音乐声中，阿作腼腆地说：“没想到，写个小说还挺难的。暑假过了一多半，才构思了一个框架。”

贫困户的女娃娃，不守灶台，不干农活，怎么想到写小说？如果没有挪出穷窝，阿作的想法，无异于异想天开。甚至，可能她早已嫁做人妇，为一家人的锅发愁——就像她的祖先一样，倒在深山里终老。

如今，阿作的新邻居们觉得写小说挺新鲜，但也挺正常。“这几年生活好了，她学习又好，我们很期待她的大作呢。”20岁的金作尾说。她是社区里的工作人员，3个多月来，早已跟阿作玩成了“闺蜜”。“搬下山来，就有了希望。她的父母都在县城附近找到了工作呢。”金作尾说。

确实如此。大凉山风景壮美，邛海也诗情画意。但山高水深，道路泥泞，散居在山巅和草甸之中，禁锢了彝族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步伐。

阿作一家就曾是大凉山贫困的缩影。爸爸阿呷52岁，曾患肺结核，虽已康复，但干不了重活；妈妈阿咪鲁合，49岁，身体也不太好。

如果困在山上的土坯房里，体弱的两口子只能守着薄田务农，勉强度日。就连阿作从小学到高中求学的各种费用，也是靠扬州一位好心人的资助。

在刚刚过去的五年里，昭觉县实施易地扶贫

新教学区还有3个篮球场、1个网球场，教室里有各种电教一体化设备，“哪点儿比成都的学校差？今年夏令营，要像你们大城市一样，丰富起来！”说话时，孙可的腰杆儿明显挺直了。

孙可和老师们细心地安排着每天的日程：800多个孩子，可以分批次入营。早上睡个懒觉，8点半起来吃早饭，上会儿文化课，看看电影；午饭后则有篮球、书法、绘画等各种兴趣活动。

“老师们也兴奋啊！把电脑里的歌一首首点出来，孩子们就跟着唱。”孙可摆弄着不久前刚刚安装好的触控电子黑板。

隔壁教室里，有110台多媒体机的“云教室”正在完成最后的安装，“要让孩子们觉得，学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吸引人。”

“不过嘛，还缺个消毒洗碗机。现在孩子们都是自己刷碗，我担心洗不干净，消毒也不彻底。”作为学校的“大管家”，孙可牵挂很多事。

午饭后，比色拉洗完碗筷，就跟安日呷跑到篮球场，去找吉马子虎老师打篮球去了。这时，海莫惹牛则又拿出了《论语》。“带注释的，每天背一点儿。”恬静的海莫惹牛留着长长的辫子，一身灰白色的运动服，充满朝气。

海莫惹牛来自布拖县木尔乡的一个贫困户家庭。她算是阿布泽鲁小学从“单色”到“彩色”发展的“见证者”。

一年级入学时，阿布泽鲁小学还叫“飞普小学”。那时候，两三个孩子挤在一条木头板凳上学习、挤一张床睡觉，被子脏脏的，露着棉絮。

如今，在新教室里，每人都有一组蓝白色桌椅，带有淋浴间的宿舍楼里，灰白色的上下铺，铺着干净舒适的床垫和床单。

通过公益组织捐赠，学校还给孩子们发了漂亮的睡衣。

“过去只在电视上见过哥哥姐姐们穿睡衣。现在在我的睡衣上，有我最喜欢的大龙猫。”海莫惹牛说。

言谈中，海莫惹牛显得开朗、单纯，却又透着克制与成熟。

今年刚放暑假时，因为妈妈砍柴伤到了腰无法下地，哥哥又在深圳打工，她要在家里照顾妈妈，还要自习功课。

家里的洋芋也是她一个人挖的，三四天时间挖了1000多斤。再加上家中唯一的老人“大黑”刚刚离世，农活、家务都落到了这个14岁女孩小小的肩头。

“来夏令营前特别累，特别辛苦。”海莫惹牛说，“玉米还没收，等国庆放假时再回家收。”

到学校跟小伙伴们一起参加夏令营，让海莫惹牛的心终于放松了些。“你这孩子就是心太细，给自己压力太大。”孙可也时不时宽慰她。

谈到未来，“希望妈妈和哥哥平平安安。自己好好学习，能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，让妈妈和哥哥不再这么辛苦。”海莫惹牛很心疼在外打工的哥哥，心疼有伤的妈妈。

面对依然不算宽裕的生活，“唯可守，心不可欺。”日记本上，她认真抄录着警句，一点点地为自己积蓄力量。

她还在日记里用稚嫩的笔触写道：“我并不喜欢冬天，我不喜欢寒冷。但我不能讨厌冬天，不能讨厌寒冷。因为冬天能让我变得坚强，能让我像白杨挺拔地站在冬天之中，能让我像松树那样一年四季常绿。”

或许，这正是大凉山孩子们坚韧的心灵走笔。

拥抱多彩的人生可能

四川省7个未摘帽贫困县，全部集中在凉山州。在向深贫“堡垒”发起最后总攻的决战时刻，寻访大凉山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截面，可以为这项伟大事业留下细致而真实的注脚。

走出历史宿命的大凉山孩子们，已不再是先辈们的复刻，在脱贫攻坚中搬下“悬崖村”的他们，虽然还要分担家庭的重任，但在这个夏天，也得以拥抱多彩的人生可能——

在昭觉县城西北角的拉莫足球场，11岁的男孩阿作伍勒正与来自皇家马德里基金会的欧冠球队一起训练。

在昭觉县四开乡梭梭拉打村，孩子们刚刚赶集回来，顺便去乡上快递服务点取了网购的书本和衣服；

在昭觉县解放乡火普村，17岁的安子子坡在村里新铺的沥青路上完成了长跑训练后，用洗衣机清洗了被汗水浸湿的短袖；

在布拖县布江蜀丰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里，来自特木里镇的小学生安么老作，正跟着四川农业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参观了解马铃薯“新奇”的现代培育技术。“为什么没有土，也能栽土豆呢？”安么老作打破砂锅问到底；

在布拖县布江蜀丰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里，瓦都乡的凉山版女“梅西”吉尔莫沙作，依然在雨季的间歇练习球技；

在喜德县“心连心”演出的第三排观众席上，10岁的男孩杰克伍乐，见到了彝族歌手海来阿卓和马海伍列。“他们是我们家乡的大明星。”杰克伍乐兴奋地说：

在途经凉山的“扶贫慢火车”5633次列车上，“我报考了四川省彝文学校，学彝语文。毕业后我想当老师，传承彝族传统文化。这个暑假，我就在老家跟爷爷学彝族歌谣呢。”来自喜德县拉克乡伍合村的16岁女孩依火伍果告诉记者：

……

这些孩子，原本很可能像祖先一样，一代代在深山中老去。富足而美好的生活，也将与他们绝缘。但是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庄重承诺，让他们的命运激起了质变的浪花。这浪花，还在不断澎湃，不断绽放。

正如在三岔河乡三河村新村定居点，13岁的女孩里来杨林，小心翼翼地把一位厦门小姐刚刚寄来的浅蓝色信笺贴在墙上。

信末写道：“你想见大海，大海就是你们未来的计划。只要去奋斗，就能见到自己想要的梦想和希望。”

（参与记者张惠慧、黄河、邱丽芳、李力可）

“

大凉山孩子们的暑期生活，单调乏味地重复了千百年。挖洋芋、割荞麦、晒花椒、放牛羊…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庄重承诺，让他们的命运激起了质变的浪花

这个夏天，大凉山的孩子们拥有了多棱镜似的丰富生活。在脱贫攻坚中搬下“悬崖村”的他们，虽然还要分担家庭的重任，但也在这个夏天拥抱多彩的人生可能。在向深贫“堡垒”发起最后总攻的决战时刻，寻访大凉山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截面，可以为这项伟大事业留下细致而真实的注脚

量早地教给他们一技之长。长大后，他们能够自食其力，有尊严地活着。”

作为一名来自四川省江油市的扶贫干部，布拖县委常委、副县长吕勇的观点跟孙校长一致：“我们要考虑到，有一些孩子不能顺利升入高中，有的不能考上大学。他们怎么办？怎么融入社会呢？一旦走出校门，却没有稳定工作，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不仅容易返贫，更可能成为社会隐患。”在他看来，“稳就业，稳就业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要提前处理好。”

改变不止于此。

这个夏日，如果驾车行驶在大凉山深处，处处可见重型牵引车盘旋在7度坡的山路上。这些车辆，有的正在给西昭（西昌至昭觉）高速公路建设添砖加瓦，有的正在为群山之巅运送风力发电机叶片。借助网络基站等通信设施的不断铺展，互联网和4G在不经意间也来到大凉山孩子们的身边，用手机上网课不再新鲜。

15岁的女孩阿西，这个暑假就忙着用舅舅家的电脑上网课。“我喜欢化学，请老师帮我找了一些网课，自学初三的化学课。”阿西说，她来自喜德县乐武乡的一个贫困家庭，最近才搬到县城附近。

“堂姐堂哥都考出了大山，我好羡慕他们。我也要努力，将来为爸爸妈妈买一座大房子，不要再生这么辛苦。”阿西的暑假，忙碌而充盈。

大凉山里的职业“预科班”

没有完全一致的两片叶子，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生成长路径。这个暑假，当阿作正期待着录取通知书的EMS信封时，比她小得多、才上初一的热科比子，已在参加暑期职业培训班。

热科比子是凉山州布拖县拉达乡海博村一个贫困户家庭的小儿子。他个头不高，也很瘦，但胳膊上的肌肉很结实，骨头硬邦邦的，说话的时候常常低着头，比其他小伙伴要羞涩一些。

“从老师那里听说县里有暑期培训班后，我就铁了心地要来。”在培训班的小食堂里，热科比子说，“以前暑假忙完农活，天天就是吃和睡。我可不想以以往那样浪费时间。”

“我脑瓜子不好使。”他指着脑袋画着圈儿说，“哥哥上大学用的是贷款，家里供他很不容易。我以前调皮得很，班里排名特别靠后。现在长大了，挺内疚的。所以，我想提前来上保安培训班。如果明年考不上高中，我要早点出去做活，帮帮家里。”

能让热科比子这名“差生”心动的暑期培训班，就是布拖县这两年针对贫困地区孩子做的职业技能融合培训。

为什么要弄这个培训班？“教育不能局限在精英教育，对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。”布拖县阿布泽鲁小学校长孙可认为，“要创造条件，尽

进行了改造，新隔了美发室、体操室等教室。

有了去年的探路，今年的招生更“火爆”了。不少贫困户的孩子相约结伴而来，最远的一个来自四棵乡。从四棵乡到特木里镇，短短70公里山路，雨季里常常要花费三四个小时车程。

培训点里，炊具、焊机、美发剪等教具应有尽有。4至6人一间宿舍，干净卫生的小食堂，有4个篮球架的操场，让孩子们感到“好喜欢这里”“这个暑假没白过”。

在这里，孩子们不仅能在老师悉心指导下学习职业技能，还能欣喜地拓展“朋友圈”。

来自布拖县拖觉镇拖觉村的阿库么小梅，很快跟来自布拖县牛角湾乡豪沟村的且沙么色作等小姐妹成了“闺蜜”。她们都爱听邓紫棋的歌曲，一起学会了烫发、直发、编头，还一起照顾“小不点儿”——来自布拖县木尔乡呷乌村的阿俄么沙作。

“她个头太小了，多吃点儿呢。”被大家昵称为“科学家”的吉伍么科牛捂嘴笑着说。她来自布拖县沙洛乡，每次吃饭时都会给阿俄么沙作多打点饭菜。

在这里，孩子们跟老师们之间，也萌生了深厚友谊。

“老师，我们是男人，不能被生活打败！加油！”来自牛角湾乡解放村、18岁的阿俄培呷说；

“吴林老师上课特别严，但下了课就一起聊天，特别好玩。严是好事，不严就教不好。”18岁的且沙么色作懂事地说；

“老师，祝你永远开心，家庭幸福……虽然我嘴巴笨不会表达，但是简简单单地想跟老师说这些话。”在布拖中学就读的吉思俄呷说；

“感谢遇见。”来自江油市尚美美容美发学校的吴林，深爱着这群纯真的孩子，“他们既是我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兄弟姐妹。余生很长，相信我们还有远方。”

“孤儿学校”办起了夏令营

“暑假期间，孤儿回家没人照看，很容易‘放羊’，所以想弄个夏令营，把‘小猴子们’都收回来了。”校长孙可说。

阿布泽鲁小学被称为“孤儿学校”，小学招收重点是四类孩子：双孤儿童、单亲儿童、留守儿童和特困户儿童。

不能回避，在大凉山有这么一群孩子，家庭是他们幼小心灵不能理解也不愿触摸的痛——四年级的比色拉，“妈妈跑了，爸爸在监狱”；三年级的安日呷，“爸爸在监狱，妈妈在外边打工”；四年级的海莫惹牛，“妈妈摔了腰，生活难以自理，爸爸不知道去哪了”……

由于招收的是“特殊孩子”，前几年，阿布泽鲁小学处境比较艰难，孙可是拉下脸来到处要东要西的“乞丐校长”，带着师生们四处搬家，几易校名，甚至差点被拆分到十几个乡的学校。

阿布泽鲁，意为“梅花鹿出没的森林”。滋养森林，同样需要时间。

多亏了脱贫攻坚大决战，依托布拖县民政局养老院住房作为学校宿舍区，依靠国家能源集团的帮扶，2018年，一座总投资近1800万元的新教学区开建。

今年5月，一栋四层红色教学楼在阿布泽鲁峰脚下拔地而起。新教学区正式落成那天，一个一年级孩子，特意在200米的红色跑道上跑了三圈。

“从来没有踩过这么软、这么舒服的地面。”孩子一句话，让孙可泪流满面。五年级语文老师李兰兰偷偷拍下孙可的红眼圈，发到了学校微信群里，还受到了孙可的嗔怪：“我眼睛红红的，像什么样子？”